教疏

退溪先生集 四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教

教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書

王若曰夫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
國所以壯捍衛之規廟筭宜定於平時邊事
蓋難於隃度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
平而關壯一道舊爲氈裘之鄉廹近豺狼之
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之所經營可謂
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之豨突
疆圉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

將士解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彼
域或慮危道而輕動合防舊堡僉謂長策之
可行莫定是非有難施設則所以按一方之
形便建萬世之偉績者寧可以少緩乎予小
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深居九重明不
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材惟
卿學究天人資兼文武沈機先物有數萬甲
兵於范曾雄略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
先朝寵擢以遺後在冲人中昧而晚知夷考歷
敭蔚有風績可以鎮頹俗屹乎若砥柱中流

之功可以壓醜戎隱然如虎豹在山之勢宜
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屛翰之優爲肆予
頃卿以知中樞府事兼咸鏡道巡邊使乃若
慶興緊我依歸之基亟遭圮耿之患吾民之
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懇
田越寄於伊應巨島始許木柵之姑試遠報
石城之粗完視民利雖若抵京構邊釁恐如
山嶽又如白山胡則恣行漁獵黃洞城則久
廢榛荒盡倂夫甫老寶化兩堡之孤懸復建
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計畫

累與廷臣而商量然而與其臆決於耳聞孰
若身歷而目驗復有蜂蠆竊發搶掠我邊氓
厥罪難容可否窮討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
利害以乘除旣不可卽鹿以入林又不應膠
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永期息
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略階通
政付卿專制罪大辟始予稟裁於戲往盡乃
心無替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略不但嘉充國
之將謀自西川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於相
業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慶尙道觀察使李淸書

王若曰王者有下究之澤而不能自致於遐方匹夫有上籲之情而不能自達於懸聽事幾無窮而難乎獨運風俗各異而欲其同歸於是乎不有宏才贍智之臣愛民憂國之弼訏謨廟堂而心乎公耳宣布方面而力於周爰則無以樹國體而成至理導德意而安遠民是故以朝廷爲本源而以郡縣爲支流視輔相猶股肱而視監司猶耳目此其內外相資一體相須而俱不可不重其任者也昔在唐

虞之世既隆於都俞吁咈之道而必有獄牧
之咨文武之時既謹於公孫卿士之官而尤
重於棠茇之化豈今日之可忽自先王而已
然予以眇資纘承　洪業一日二日念玆在
玆尚昧阜成之規曾無惠鮮之政元元疾苦
之已極蒼蒼譴罰之愈嚴三農被災四境具
禍矧伊慶尚一道新羅故域島夷隣疆城邑
控引而星羅民物繁滋而雨集强呑弱而賦
役多弊詐欺愚而獄訟繁興古稱難治今想
倍劇旱魃孔棘而如燼毒蟲又從而交戕畝

無見於棲糧人將至於塡壑狃於割剝猶慮
守宰之多殘迫於飢寒亦恐盜賊之或起而
又倭奴積釁邊圉可虞磬倉穀不足以賑飢
無軍儲曷賴以備患眷一方而憂惕簡在廷
而詢謀惟卿心醇氣和德懋識遠弘毅足以
大受厚重足以有容出納久司於銀臺平反
歷試於京兆方聳衆望識時務固俊傑之宜
允屬予懷分閫憂在腹心之寄故賢勞之獨
及廉民瘼之可蘇惟是自嶺以南風教之興
行政令之脩舉委巷小民之情僞利病列郡

守宰之勤慢幽明征稅之不可不均犴獄之不可不審一 以付卿專制宜其體予至心至於放學雖曰從權亦當隨宜而敦勸救荒雖無上策要在盡心而撫摩激濁而揚清雪寃而伸屈采風謠而或因其俗察水土而或矯其偏安而弗忘者危窮而可懼者變務本則穀貴而可蓄預養則兵敵而可精卿自知之予所言特其大者予厚望也卿所務豈止此乎毋循故常毋取虛美其或政有異績治有顯能亟舉奏來以示褒典若有弗率弗迪作

奸犯科者逭訓以下任卿所裁大辟之罪稟予以決於戲予旣深於眷注故不免臨軒憯惻之辭卿可篤於奉行斯無負攬轡澄淸之志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權應挺書

王者曰予惟古者方伯連帥之職得專制一方宣上德而達下情國政之汚隆民生之休戚於是乎係焉故舜咨十二牧而四門闢周分二陝而王化行其責顧不重且大歟今之監

司印其任也予以冲藐之資嗣　先人艱大之業夙夜憂惶惟不克負荷是懼思惟正始而出治盍亦求賢而圖任顧我　先王聖德神功施恩澤于民旣歷三紀所以積累漸摩期臻隆古之盛者靡不至矣猶且天災所被俗吏所壅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容或有之矧伊黃海一道地褊民凋饑饉荐至使命繹騷賦役煩重嗚呼一方民力竭矣疇咨堪付簡在予衷惟卿名卿之胄峻特之資有練達時務之材識有擔當大事之風力志不苟於適

介節肯渝於險夷越自　先朝播芬顯要
宿天官秉簡爲府藥階薇垣王署銀臺啓
施而不宜予在東宮固亦知卿於勸講之日
矣肆予今用卿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卿其體予至懷懋成乃績傳不云乎
民事不可緩也王道之大本於農桑四維之
張由於衣食黎民不飢不寒而後可以迪彝
敎崇禮義而治道成矣自古臨政願治孰不
欲務此上不能澄其源而令于下下不能竭
其心而布其澤守令之狼貪奸吏之蠹害豪

右之陵暴夫用是斯民烏得不蕩析流移而相與怨畔其上也哉君舟之覆恒在於民嚴肆予冲人永思艱以爲人君祈天永命之道誠不外於懷保小民卿其念之哉若夫考績詰戎之嚴獄訟征徭之愼使臣細畢擧本末不遺斯爲無憾於委任之意矣通訓以下任卿處分大辟以上稟予裁決於戲在嬛疚而出戒予則曷敢以多言承初政而往宣卿可倍懷於靡及敬遵予命勿替惟休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疏

甲辰乞勿絶倭使疏

中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敎兼　經筵侍講官
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臣李滉誠惶誠恐
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伏以人有恒言皆曰
夷狄禽獸夫夷狄亦人耳乃比於禽獸者非固
甚言之也爲其不知禮義無君臣上下之分而
其爲生也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
故取類而並稱之爾故以禽獸畜禽獸則物得
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

夷狄春秋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治之以不
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若乃執君臣上下之分
而責禮義名教之道必欲與之辨是非爭曲直
正逆順而後爲快則是所謂督禽獸以行禮樂
之事求以擾其心適以逆其性不搏則噬矣苗
民叛悖大禹征之而猶不服頑亦甚矣至其舞
干羽而來格則受之未聞念舊惡而猶拒之也
玁狁內侵逼近京邑逆已大矣及其命將薄伐
逐出境而已未聞較逆順而永絕之也往者島
夷鮀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旣殺賊徒而抑

之又擣晋館而逐之。國威旣震 王法亦正彼乃怛威赧德革心改過指他倭而爲辭控大邦而自解俛首而祈哀搖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逆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則今之倭奴之請若在可許而猶不許然則未知何時而可許乎夫廷臣之欲拒倭奴者其意必曰彼罪大矣今甫絶而遽和之則無以懲其惡而有納侮之悔是亦似矣而有大不然者昔凶奴冒頓圍高帝於平城七日孝惠高后時單于遺書悖慢而高帝厚遺以自脫惠帝卑辭以請和文

帝時凶奴一入蕭關而殺北地都尉候騎至雍甘泉文帝赫然震怒命張相如欒布等擊之然至於出塞而後還卽遺書約和驩然若家人父子之相親旣而凶奴背約再入雲中殺掠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帝又命六將軍分屯以備之而已月餘凶奴遠塞則旋卽罷兵是數君者非不知凶奴之罪大而乃與之汲汲連和者誠以禽獸之不足與較而以生民之禍爲重故也今以蛇梁竊發之事較之於彼雖曰同歸於罪而輕重則有間矣若之何不許其自新之路而

搆禍於吾之赤子乎且如唐之突厥合兵入寇
至渭水便橋之北而請和則太宗許之宋之契
丹大舉入寇至澶淵而請和則眞宗亦許之當
是時突厥有懼心契丹已挫氣爲二宗者豈不
知輕許則有納侮之患而無懲惡之計乎乃釋
然解仇寧含陵犯之罪而與之爲盟好者何哉
兵凶戰危以利社稷安生靈爲急而禽獸跳梁
之故可置之於度外耳故自古帝王御戎之道
以和爲先其不得已而至於用兵者爲其除禽
獸逼人之害害去則止何必甚之而生怨以致

摶噬之患哉抑又有一說焉與夷狄和親之道固當有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而此權此勢必常令在我而不可令在彼也臣亦知 朝廷之意必以此爲重而爲是堅拒之議矣然有罪則絕之自新則許之此正權勢之在我而施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何可違也有其權忘其勢而無心以處之則彼必以爲大德而感悅於其心相率而投款矣是所謂化之也和不足言矣有虞之於苗民用此道也而今日之所當法也今也不然操其權挾其勢固沮其向善之心而

下肯許之則勢叙相形彼此角立蠢茲小醜必
將大爲怨恨而啓後日無窮之患矣邊陲分一閫
兵連禍結海波沸騰鯨鯢陸梁欲化之則梗化
愈甚欲和之則其權其勢已非專在於我而或
與彼分矣與其勢分於彼而後求而和之曷若
及其在我而聽彼之祈哀乎與其毒民於鋒鏑
而後和之曷若保民字小而行王道之蕩蕩乎
此其義理利害之章章較著者也朱文公曰金
人終始以和之一字愚宋宋人終始以此自愚
此則與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臣忘不共戴

天之讎爲偷安一隅之計匍匐乞哀於滔天之醜虜是其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在彼不在我而方且甘心聽命頤指氣使之不暇而日趨於危亡之域此當時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也今也 朝廷開一小更自新之路非如宋人自愚之失而有虞舜格苗之美何若而不欲之乎當今天變現於上人事闕於下天禍重疊國運艱否根本虛隍邊圉虛疎兵耗糧竭民怨神怒此吾東方何等時耶夫太白晝見乃兵興之象臣聞雖古之聖帝明王亦不能必其禍

難之不來但當其未來則無自我致之之道又
其旣來則有可以應之之備如斯而已今欲修
人事以應天變而絶島夷來朝之望是可謂無
自我致之之道乎開致兵之端而欲以應兵家
之變臣未知其可也自我致之而我能應之已
非謹災之道況以今之事勢未必能應之哉且
國家已與北虜構釁安知彼中不有諸酋之
桀驁切齒報復而謀犯邊守者乎設使南北二
虜一時俱發則擣東而西撤衛腹而背潰未識
國家將何所恃而能辦此乎此臣之所大憂

也東南財賦之所出兵力之所在尤不可不保臣愚以謂宜及此時而聽其和且爲之辭曰國有大赦於汝亦不可無鴻恩之及故特許爾請云云以復前日之約以紓南方之憂而益脩人事於根本之地以及其餘無所虧闕則雖使西北有警猶可專意於一面之備禦而無倉卒敗事之患豈不賢於四散四戰疲於奔命之不給者哉若如是而夷情反側尚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是非自我所致所謂聖王之所不免亦當盡吾所以應之者如何耳吾如彼翕

獸何哉大抵 國家之於倭人許其和可矣
防備不可以少弛也以禮接之可矣而推借不
可以太過也以糧幣縻其情無使失望可矣而
不可因無厭之求贈賂之太濫也諺云驕子罵
母夫家人之子不預防檢則必至於驕驕而不
止或至於罵是子雖不子使子至此亦父母之
過也況一許而斥之終身其可乎故曰莫如預
檢此亦今日之所當講也臣又聞人臣無私交
事必有名義金安國待倭人過厚致此輩益肆
貪縱安國不無罪焉然其意豈在於倭人哉而

彼且妄謂之忠於已而有胡椒之饋 朝廷許
令其家受之使倭無知而爲此正當曉喻而却
之使其挾詐而爲之則其陷於術中而爲 朝
廷之羞不亦甚乎以本朝之臣而勸忠於日本
此何名何義耶若令其家竟受此物則臣恐安
國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前日臺臣之論甚合
事理請有以 裁之也臣素有虛羸沈痼之疾比
來尤劇氣息綿延與死爲隣而聞 朝廷絶倭
之請心竊惟歎以爲此事關百年 社稷之憂
係億萬生靈之命不可不一言而死抱私恨於

無窮故力疾忍辛謹獻此狂瞽之說伏願 殿
下以臣此章稟于 慈殿而更博謀於在廷之
臣虛心而察邇折衷而審處之則非愚臣之幸
乃 宗社之幸也臣無任僭越戰兢激切屛營
之至謹昧死以 聞

戊午辭職疏

折衝將軍前僉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沐
浴拜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昔先王
之用人也量才而授任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大
小俱不合者則退之一有不幸上之人不知而

誤用之爲士者又必自量其才之不堪辭而乞
退則聽之夫朝廷之不枉才如此士得行其
志又如此故大臣無覆餗之譏小臣無尸祿之
愆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奮忠効力以濟治
於上其不才者許其屛處於野得以安其分食
其力亦守其禮義廉恥以家治於下此隆古之
時所以賢愚得所禮讓興行而治道成也苟爲
不然用人者不量其材之所宜以小爲大以短
爲長幷施而强責焉雖其人自知其不能而却
顧辭退非惟不聽又從而加委重焉彼爲士者

亦不免於束縛馳驟之勢黽勉而當其責矣及
乎蚊不能負山梃不能支厦則曠闕之刺汙賤
之恥且不暇言而誅罰已加乎其身矣若是者
其士之變節而顚踣者固可罪然使士而至此
非朝廷枉才之致乎非朝廷不聽其辭而强
責之故乎此叔季之世所以枉直倒置廉恥
道喪而政理紊也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宋儒朱熹氏之
言曰士大夫辭受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

衰尤不可以不審使二子不知而言則可使二
子誠知言也則　聖朝之用人豈可不察其賢
愚不量其當否徒以虛名而荐加　恩命其士
大夫亦豈可不度其才德不恤其是非冒進而
妄受之乎至如臣之至愚極陋病入膏肓之狀
國人誰不知之諸大夫誰不知之左右大臣誰
不知之竊伏惟念雖㞢至於　聖鑑之明亦已
洞照而無隱矣其間一二公卿容或未及盡知
而過爲延薦之言正當裁自　聖察斷然勿施
可也顧乃　辱賜除召前後非一不　詢輿論

不　聽辭免使朝失擧錯之宜國無賢愚之別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無狀自知其不足厠於常流而誤　恩之加沓至於臣身以致傳笑四方貽譏後世若又進而受之則前有貪冒欺罔之罪後有不勝其任之敗其爲　聖治之累士風之壞詎有極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且臣未謝樞府之　命今三年於此矣世之人多不諒臣或謂其傲世自逸或疑其矯飾求名或責以臣子之義不當稽　命或譏以慁下之人妄託古義臣亦知受臣者少憎臣者多臣以孑然一

身當衆口之叢臣之危甚矣雖然臣之情實自
在京辭職與在外辭 召命之日固已極力陳
之庶幾得蒙 天心之俯察而時論之末亦以
爲求棄無害臣自今年以來方覬免於狼狽日
夜恭俟罷免 指揮不意近者竊有聞於道路
又將復有收錄之意臣心於此惶駭特甚無地
措躬茫然莫測其端然而臣伏料廷臣所以有
此誤啓之由豈不以數年閒處病或小愈而堪
備使令也殊不知臣桑榆已迫蒲柳先零但有
增劇無復差痊之理也若是而臣不自訴嘗無

退處以至 朝廷遂復失舉則臣罪益大而臣身尤無所措矣又恐危淺之命或先朝露則是臣永抱不能瞑目之憾也故不得已復形於章疏歷數始末而祈懇焉臣稟性凡劣懵不曉事夙嬰疾病氣血凋虛遂至於沈痼難治因此失學年過三十僥倖科第中遭喪棘加以心疾屢瀕死地僅而得甦之後其患往復一有勞煩輒復發動方寸不安其職將何以効匪躬而應世務乎以理言之自此當不復與於 朝班之後可也猶且貪戀 國恩遲回歲月至于癸卯當

中廟之末犬馬之齒四十有三而病勢日深
身爲司成不能供職因受由而退歸明年甲辰
以校理 召還已而 二聖昇遐 主上嗣服哀
隕倥偬之餘增病艱仕丙午之春又以司僕正
受由而歸又明年丁未以應敎 召還戊申出
守丹陽其年換豐基己酉以久廢邑務不得已
呈狀徑歸越三年壬子復以應敎 召還自是
而至乙卯三數年間 恩愈加而病愈甚每授
一職率不能堪是年二月當其辭遞僉知未有
後命之隙抽身下歸臣非不知此爲未安 朝

廷旣不聽臣寮之辭退又連有受由之禁尸素
之責欲免無路故也歸而才閱月有僉知 召
命又明年丙辰五月 申下前命繼又有副提
學 召旨臣惶恐死罪皆上狀陳乞辭免未赴
謹席藁私室以俟 嚴譴之至賴 殿下寬大
如天之 恩不加誅責仍其樞府之除復降
溫諭不限以就職臣由是延保殘息得至今日
嗚呼臣雖心病不至於狂易妄走豈不知享爵
祿受 恩榮之爲樂哉臣雖無識自少講聞事
君之道豈不知不俟駕不俟屨之爲恭哉其所

以吾守一隅處羣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
畏其進大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
也然則諱愚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
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
職不退可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　本朝其
於爲臣之義何如也故臣之不敢進祇欲成就一
義字而已人反以義不當稽　命責之亦異乎
臣之所聞矣求名者必爲利傲世者必有挾臣
老退歸得謗盈車臣何所利臣身百病拷然無
物臣何所挾乎惟妄託古義之譏臣所甘心焉

雖然愚下之人不師古義以行事將益趨於汙下矣則臣何以避是名哉況臣在　先王朝身比登瀛位躋三品榮願極矣於何不足而敢歸於不當歸乎暨于　當宁之初察臣枉於誅竄之類復臣職於太僕之長其後又再收臣於隴畝之中置之清顯加之祿秩　恩渥至矣更有何慊而必退於不當退乎遲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豈妄言而孔子取之愚臣惆惆正爲此也然壬子以前　召旨平例而臣之筋力猶或可支故不敢不進乙卯以後三四　下

書旨意非常而臣之愚病更甚於前日則臣雖欲進何可得乎夫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於虞人榮矣虞人死執不往者貴賤分定不敢越也貴賤尙然賢愚獨不然乎今 朝廷每以賢人之招招一愚臣愚臣之恇惑畏縮辭避遷延豈非分守之當然哉顧臣之素行疎鹵無足以取信故自癸卯至今十有六年在京辭遞者十除而未謝者四退歸田里者四在外未謝者六乞辭召命者三而年垂六十百疾纏綿枯槁委頓昏憒錯謬而猶以爲可從王事也 天日孔昭

不審如此尚可以從仕乎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臣豈忍獨無之乎臣聞之晉朝以王羲之自誓
之苦而不復召宋高宗以曾幾進退有禮之願
而許其退 本朝 英宗皇帝以吳與弼老病
不堪供職之懇而聽其歸古今此類不可枚數
彼其爲是者豈臣忘君而君棄臣哉然後禮不
瀆而義有終也彼其用捨有關於時者尚當如
此況於愚人而可以虛名厚責僭加疊授愈煞
愈堅無有了期者乎伏願 殿下察臣迂愚矜
臣癃疷循古者退人以禮之義 許徹臣欲免

叨竊之願 亟停前 命渙降德音如臣罪
不至於鐫罷使仍以前除永退田里倣古人臣
致仕之爲者庶臣及其未死之前得免欺天之
罪優游平世補過守病以畢餘生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臣今玆上章但知陳私而他無一
語亦臣之罪也然臣冥行半世晩暮精粕而病
不自力方患於左右矛盾不足以充獻芹之誠
又奚暇妄發而他及哉至其所陳雖係一己之
私而實有關於 清朝之士風蓋非謂微臣之
一身 朝廷所以處之者使之有關[illegible]

並而言之惟 聖明之裁幸焉臣無任激切
危懇之至謹上書以 聞

戊辰辭職疏一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薰沐拜
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古之聖帝明
王莫不以尊賢任士爲急務然其所謂賢士必
皆正得其人而眞取其實其所以尊禮招延之
擧又必度其輕重之宜大小之差而行之未嘗
有虛夸外施之事故上得用賢之實下無冒進
之譏德業彰而聲聞流豈不休哉時君世主苟

哉徒有好賢之志樂善之誠而不思知人之爲
難不問人品之如何不才不德之人謬加以招
延之勤虛名欺世之士濫被之尊禮之儀則擧
枉錯直而萬民不服賢愚混淆而國政日紊而
之好賢樂善之心由是息廢而卒致迷邪之害
同歸於闇主昏朝之所爲傳笑四方貽譏千古
嗚呼可不致謹而輕爲之哉恭惟 主上殿下
光膺寶曆入繼大統方在煢疚所以恭默思道
自貽哲命者靡所不用其極而稟承 文母時
亦須輔發號施令動合時宜雪冤申滯[illegible][illegible]

征于以上答天心中承　先志下應人望者可

謂至矣天縱　聖質睿學日進虛心延納寤寐

賢接益以數求于中外其　好賢之志樂善之誠

雖古之緇衣白駒何以尚之是宜在廷臣僚將

順其美竭精殫慮廣詢博訪惟務正得其人而

眞取其實使斯世果有其人耶則所以禮之招

之亦必遵用的當之儀而無虛夸外施之事以

期實用可也如或不幸而於外未得其人則宜

只就滿朝賢才中愼擇其尤者奬進而委任責

成焉亦靡有不足之嘆也奈之何計不出此而

乃以不才不德之甚如臣者苟充其數尊取其欺世盜得之虛名欲以應　聖上側席求賢之意此則廷臣之爲　殿下謀者大繆而微臣之奉　明旨所以大懼而難進也雖然臣之於此不自陳其欺世盜名之由與凡臣罪過之端則　殿下何從而知之乎故臣不避鈇鉞之誅而敢自直焉臣自少鄙拙愚騃無鄉曲之譽而凡嬰疾病晩出仕路當　中廟朝濫塵淸要不多年間已躐躋三品官矣臣自見立朝以來無一善狀恒病難仕而尸位竊祿厚負　國恩

恇懼年過四十始因事退歸自始至今數十餘
年而蒙 恩召還者凡五次矣每一入來輒復
恒病難仕有甚於前官守廢闕身事艱梗惟有
退身食力爲可以少安愚分不得已而又至退
歸臣本欲以是苟免罪責而已臣雖憒憒豈欲
藉此而沽名索價爲他日希世取寵之資而然
哉不意世間自有一種浮議之人徒見臣久處
閒地疑於省愆補過之餘少變其愚質猶或可
比於人人乃相與造爲一切空虛之談不近之
名欺人欺世輾轉浸淫遂以上欺於 天日彼

爲是者固無理無謂矣然皆由小臣處身失當以致之則臣欺世盜名之罪何所逃乎而凡今廷紳舊與臣同朝見臣首末者孰不知臣之罪惟是後來一二臣僚不知其然而徒欲執虛名以責實用至以是猥陳於　經席之上其爲欺天罔亦甚乎臣又聞宋儒朱熹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豈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也故雖以如臣之愚且有罪其於進退辭受之間不可以無是非黑白之分焉抑臣在　先王朝屢[illegible]

召命之下其前之三　召也皆官降其品則
無嫌礙則臣聞　命卽行未嘗有遲疑不進之
時矣惟其後之兩　召也或將陞秩而擬重責
或己陞秩而授重任以臣之菲材瑣力如蚊負
山決知其不能堪矣非但此也本辭其小而卒
乃階小以受大本乞罷退而竟至因退而媒進
其事之詭詐叨濫有甚於古之所謂巧宦捷徑
之爲者臣以區區危懇不得不極力辭免並至
四五而　天聽愈邈誠未上格一以　下旨切
責不得已而進得工曹參判再以他事促　召

受一本作授

又不得已而進受知中樞府事則向之所謂辭小受大以退媒進之非臣自言之而臣反蹈之甘心靦顔而不知爲恥揆以古人辭受之義臣之不爲淸議所容審矣此又臣之罪也而況臣去年入都遭　變罔極攀號累朔之餘賤疾遽劇勢將難救　禮判除受不能供職實於辭免之日乞致仕歸田而未蒙　允可臣之妄意以謂長年病退纔入而又病不職無狀如此是其於匪躬之地義旣不展則獨有退身一義灼然明甚是以　山陵在前不能留待棄遞職無官之際

而率爾徑歸雖以如臣之昧識亦極知未盡於
臣子之常分矣然而臣伏覩杜氏通典奔赴君
喪條有先聞先還後聞後還之語則外臣奔赴
者似未必皆待葬畢而後歸也若臣者受 先
朝寬大之恩得退在外者前後十五六年於玆
至於遇 變之後病廢臣職又若是雖欲强自
附於在朝諸臣夙夜展力之列以盡常分其道
末由而尸居病坊負罪負 恩久猶不去其罪
愈大當此之際爲臣計者舍先歸後歸之例外
更無他術可以變通而兩全則臣之妄歸其亦

理極義變出於迫不得已也而一時物情固所
咸惟詬論煩興訾責沓至或以爲好名或以爲
佯病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是則臣以爲臣
失道獲罪時賢大矣更將何道可以當　聖眷
而爲時用乎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玆之擧有異於是
不咨於左右不謀於諸大夫國人而獨采一二
臣之誤　啓以有此　命凡臣所有欺世之虛
名媒進之賊行負　國之深罪皆無由下察焉

而强名之曰賢至用旌招之禮以招之臣自顧一身但有三釁之積而無一寸之長官達病廢之餘蹤又非隱淪抱負之特起臣以何名何義偃然承當而冒進於 闕下哉臣非不願進也而所進之路非所敢進也非不願入也而所入之門非所敢入也臣雖冒恥而敢進其如傳笑四方與貽譏千古何哉且微臣之在 先朝未所以昧萬死不敢進者正以其 恩太厚責太重非庸末小臣所敢當故也而今者一二臣之爲 殿下謀乃更勸用 先朝所不用之禮以

加之豈不以臣爲意望無厭猶懷不滿於 先
朝之恩眷而不來令須示之以加厚之意若將
有以大滿其志而後可致耶夫非賢而敢自賢
妄應招賢之禮而往已滿而猶不滿必至大滿
而後乃足此何等冒罔無忌憚小人之尤甚者
也若臣實有是心 聖朝取之之意何在實無
是心則 朝廷禮意之益厚乃小臣進途之益
阻也臣進益阻而 朝命不止則其勢必至於
獲戾犯科危身辱 國而後已焉則臣之於此
林迫窘蹙爲如何哉臣伏聞先王之世愚下之

臣處之旣當其分其所不能不使强爲老病之臣又必聽其致仕俾無瘝曠以養廉恥此天地生成之恩君仁臣義胥盡其道實亦聖世之高致淸時之美風也今臣以愚陋妄庸之資本宜進處下僚退伏民伍乃其分也而加之以病入膏肓積歲沉痼强壯之年尙不能從仕今則犬馬之齒六十有八尫瘁癃殘昏眩茫昧更甚於八九十歲人今不記昨夕已忘朝一言未終頓失首尾一事當前渾迷前後使臣在朝而若此猶當乞骸致仕如恐不及矧可旣退而復進乎

今日若進而可仕往年何以毎進而每不得留乎去年亦豈至於辜恩而徑退乎合前後而皆若是今雖或不免而一進亦祇有求退一事而已復何有益於國事乎幸今臣賴天之靈自知不堪而若乞休罷如蒙聖朝矜憫愚誠快從其願而以禮退之庶可因此而自贖其前日欺天之罪矣或者朝意不以弁施爲不可仍遂强其所不能使之顚頓狼狽以上溷於清明之政則其所以取笑四方貽譏千古者豈獨臣一身而已哉殿下如不以臣言爲信伏

請試以臣所自陳者 歷問于左右輔弼之臣與諸大夫國人衆所以處臣之宜凡厥諸臣見臣首末知臣不肖之狀者十而八九誰敢有內懷咎責而外假從邇昔則嗤鄙而今反揄揚乎必能不揜其實直斥而顯白之如是則凡臣之種種罪過可以昭然畢達於 聖鑑之明矣如此則前者一二臣僚謬 啓引重之辭自歸於虛誕而不可行矣中間 誤下絲綸之言又豈可辱在草野而不爲之所乎臣於頃者既蒙停待日溫之 旨感戴再生之 恩矣竊伏惟念

上天覆物無微不育螻蟻悃愊有訴必達茲敢冒昧瀝血仰陳懇迫之情伏願 聖上稟承于慈殿益推此意以終 大造寬虞人不至之誅考先王退人之禮先須 收還誤下之綸言仍罷 召命而改圖于朝野必求正得其人而眞取其實以畢 聖朝求賢之美意亟 令該曹申舉致仕之盛典許臣乞骸之請俾臣進退顚沛之餘庶幾猶及獲免罪戾收召魂魄生而反本爲康衢祝 堯之民死而瞑目遂結草酬 恩之願此非愚臣之幸也乃 聖朝舉措

服民之道也而求賢得賢於是乎可幾矣干冒
宸嚴臣無任殞越惶戰席稾俟 命之至臣
滉昧死再拜謹言

戊辰辭職疏二

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昧死
拜手稽首上書于 主上殿下臣自前年十月
至今年二月之終凡七被 聖旨皆緣 召除
之故臣極知無狀不足以塞 厚望應 明旨
故每一 命下輒露冊悃狀 啓疏陳乞 賜
罷免而誠未上格 俞音尚閟臣以老病昏迷

又不能奔走　闕下謝　恩供職臣罪當萬死
甘伏常刑而　聖恩包含久未有　指揮臣不
勝感祝憂惶之至今者復以衷私所激迫不得
已而敢瀆　宸嚴更陳危懇庶幾　天日之明有
所矜憐而俯察焉臣竊謂古先哲王所以能得
一世之人才而善用之者無他以其擇之審而
處之當故也蓋天下人才之品有大有小大者
不可以爲小小者不可以爲大也先王知其然
故必謹審而擇之難愼而處之爵命之加各隨
其才品官職之等視此爲高下大以處大則必

須歷試然後乃可小以處小則未嘗越分而付
授其不才者黜而去之不使參錯於庶位此先
王之所以能用人而致太平也雖然當是時豈
惟人君之用人如此其臣之進爲世用者尤極
其審處之道大者之受大小者之處小莫不自
度其能否而後就之故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也其或不幸而有不堪之命則臣有辭退之
路君有聽許之恩是以下不得罪於上上無失
擧於下凡爲是者莫非至當之理不易之則君
臣胥盡其道以之相待而相成者也苟爲不然

君不審處擧大以强委之小臣不審處抗小而
竊據其大亦或嘗辭而不知辭嘗許而不遂許
則上之必有以受覆餗之敗下之必有以致負
乘之寇至於此而後雖欲悔之亦無所及矣臣
前此伏蒙 教書引喩以程子朱子急趨君命
之義頃日 下旨又有勿以進退爲嫌遠來之
敎臣聞 命震越之餘竊伏惟念亦有所大疑
於其間臣不得以不白也夫人臣得君之召命
苟無嫌礙於辭受之義則進趨之急不容少緩
如程子朱子之於當日有可進之道無可辭之

亦何至得不爲之汲汲然以進乎故其言如此

矣然而執二子一時之言而揆他日所處之事

其所不然者尤多何也其於辭受之間有小嫌

礙則進退之際決不可以不計其嫌也是以程

子之前後辭官者九其終不就者三朱子之辭

召命者凡十辭官與辭堂從者無慮五六十有

餘其終不就者八夫以二子任斯道之責當經

綸之業元祐之政乾淳之治自三代以下鮮有

其比而二子乃如是夫豈不義而二子爲之哉

誠以爲當辭受而不辨禮義處進退而不問可

否則失其本心而道爲之廢故不得已而然耳
非但二子之爲然司馬光之於樞密副使范鎭
之於門下侍郞皆固辭不拜劉宰之去也七除
官而一不至崔與之之歸也三登擢荐下召而
牽皆力辭未復爲之十三疏而終不起是數君
子者豈忘君臣之大義而好爲詭異之行以取
廉潔之名哉君之使臣有時而不可强也臣之
事君有時而不敢徇也此等之事古人視之如
飮食裘褐然躬行者不以危憂見聞者不爲駭
異良史書之於策以垂後世者比豈無所見而

係哉其必有大關於名教之中故也抑臣之引
諸賢而爲言者徒以對揚 教書之意云爾若
以微臣之事言之以至愚極陋之資抱長年沈
痼之疾空疎闒劣無物可倫若用先王甄別大
小之法本不當厠在百執事之列而僥倖入仕
歷試三品瑣瑣碌碌一職不辨小者如此大者
可知故自懷慙懼而身始不安於 朝歸農食
力欲以守素分而免吏議而已不意因此而賭
得虛名欺人欺世遂以上欺於 天日致令
聖朝眞僞莫辨 誤恩屢加在臣則方辭本職

蹠當从糸

而退伏　朝命則因其所辭而擢陞臣又力辭其所陞而　朝復因陞而又陞二十年來如是輾轉至再至三以言乎勞蹟則無一毫之有著而以言乎職秩則巍然六卿之列矣此乃古今天下絶無之事而爲臣之大愆心事矛盾名實蹠盭臣雖有區區脫免之志籲　天而天無階控人而人不信俯仰愧慄無如之何也則中心自誓以爲爲臣而負罪若此惟有不處其位不享其利爲可以洒身贖罪之萬一此臣所以累被　誤恩之後不得不以退歸爲義而不敢復

爲陳力就列之計也當今 龍飛九五萬物所
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濟濟廷紳尤當以先
王用人審處之道奉勸而力行之顧乃有後來
滯見之臣猥舉臣名不究虛實夸張而論薦之
以誤 聖上側席求賢之美意由是 聖意依
屬一向信用於其言所以 召臣與 命臣者荐沓
隆重皆非蟣蝨微臣所敢承當臣不勝其駭懼
隕獲之至方且陳疏自劾瀝血披肝覬蒙 恩
免而其疏未達之頃又有特陞贊成之 命則
視臣曾今乞辭之意其輕重大小能堪與否何

如也若以臣辭爲矯情非實而大官高爵可以
爲臣之利則無乃與　聖朝當初過聽而責臣
之意大相反乎以云云之名得懷利之臣徒夸
張而竟落虛又何如也今夫賭博賤技一手虛
著全局皆敗而況　新政之於大擧錯寧可累
手虛著而不虞其敗局乎臣伏想朝臣之中爲
國忠慮者不爲不多彼見　朝廷擧錯之若是
必爲之扼腕長歎仰屋竊嘆而猶不敢爲　朝
廷深言之者只緣　聖意未免以先入之說厚
[illegible]怒於所不當之地故羣下雷同不肯表白而

斥言之臣恐子思所謂國事日非者將見於今
而一朝 朝廷見臣之果爲匪人如其自陳則
非但臣身與薦臣者得罪舉朝之臣皆不免有
不言之責也臣初聞 命時意謂以 殿下之
明聖惟不知臣不肖之實故如此耳近上一疏
數狀之中竭臣罪釁殫臣腷臆豈不得蒙被
天恩乎厥後兩奉 下旨則誤加奬責猶前日
也而凡臣哀苦祝禱之辭皆未獲 徹聞而施
行矣人皆謂臣曰進退辭受必以道乃前賢之
事也汝是何人敢欲効此爲今之人惟知有君

命而已不然且將得罪臣益深惶窘亟欲扶曳
登途頓撼奔馳則危證暴發生死不可知矣如
或不死而至 闕下拜受之餘百僚之所指都
人之所斥兀然依舊是數十年來五進六退負
國辜 恩之一庸人耳傫然依舊是去年所見
疾病委篤受職未行狼狽逃歸之一匹夫耳莫
不忿然嗤之曰彼何人而屢辱吾 君之寵命
耶問之 朝廷事則略不知其東西使之理職
事則茫不見其頭緒癃瘁之形不可以近 耿
光强而進之則適所以生鄙厭於 淵衷迂辟

之學不足以贊 聖謨冒而陳之則或反以滋疑瞞於 睿思以中書爲養病之坊以政堂爲伴食之所呈病爲臣之先務避事爲臣之良策老馬爲駒之刺必興蹲池不去之謗又至然而欲乞骸則曾無得請之望欲告老則未開致仕之路因仍苟且之際不爲臺章擊逐而去則必爲 王法絓羅而敗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如辱 命損 國何哉臣悶迫之情猶有所未盡請復以一事爲比而陳之設有國君好勇購求能擧重之士先置所擧之任自十鈞之輕以至

百千萬鈞之重每任賞金之數如其鈞數焉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嘗試擧之此人自知力盡於三數十鈞而病去之矣有執虛而告君者曰某人令可擧烏獲之任其君信而招之使擧五十鈞則辭曰病我力屈於數十鈞矣如五十何避而去之又招之使擧七十鈞則又辭曰病我曾辭五十鈞矣如七十何又避而去之又招之使擧百鈞之重則其人自以老病益甚慙懼益深方且遁逃辭避之不暇人有不信其請者告君曰彼之不來誠不足而賞待故也不

是天意所增益之至於付千鈞之重使役之
然則爲此人者將不計靡身之壓絶脈之患求
進而受千金之利爲可乎抑將卻走深匿而終
身不出爲可乎夫十鈞之於百鈞千鈞輕重不
啻懸絶矣變有一人之力少壯而屈於十鈞者
至老病將死而能勝百千鈞之理乎此國人之
所共見知非欺罔而規避也不知識重而詭惶
以議其任而乃反無[illegible]而輒增以督擧之不能
則將以不恭之罪而[illegible]之不亦冤乎微臣之事正
類於彼而所處之間實有甚焉彼惟勇力之應

募猶不敢不擧任而受責者　聖朝之於臣則
旣加之以禮義之責而處之以士君子之道臣
若反以懷巧宦之心挾市井之謀不顧前後專
以飾虛冒僞攬取御相之位豈不爲彼逃募易
者之所笑而壞士風辱臣節妨賢路譏　聖治
之罪可勝誅哉臣有心氣之疾甚於他病積年
調治僅不至於狂易今自猶　命以來晝夜
畏煎焦本病之發恐或至於失性臣伏惟
神撫運如天覆物物各得所而臣以賤微獨
[illegible]不得安其分願[illegible]臣之情[illegible]

則如窮人之無歸死則抱羞愧而不瞑伏願
主上殿下曲賜軫惻渙發德音臣滉已曾冒受
職秩雖不敢遽望許褫見今新授崇品之秩貳
公之職與兼帶 經筵丞令還收成命仍以前職
秩許其致仕庶俾喘喘餘息須臾無死畢義田
閭使四方後代皆知小才不可以大受老病不
責以職事卿相之位不可以虛僞妄得而仁政
之下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則盛德大恩臣當與
四方萬生同其霑洽而不敢私爲一身之幸也
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祈懇之至臣滉昧

死再拜謹言

戊辰六條疏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拜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以草野微蹤散材之用事國無狀歸鄉俟死 先朝誤聞累加寵命逮及 當宁寵誤愈隆至於今年春超躐之除尤駭聞聽臣冒犯雷霆辭不敢當雖已蒙 恩諒察獲免負乘然品秩不降僭越依前加以臣老疾摧頹無一分精力可堪從仕而叨綴崇班言念益懼難以久忝非據爲 聖朝羞況顧臣

臣今玆之來濫被 垂眷旣異尋常臣雖素昧
籌略不可不罄竭丹忱思效一得之愚而又恐
口陳之際神茫辭訥掛一漏萬玆敢因文達意
掇拾推論分爲六條冒進于 前疑雖未敢望
有補於涓埃或可以少贊 贄御之儀否乎
其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臣聞天下之事莫
大於君位之一統夫以莫大之統父傳於
子而子承乎父其事之至重爲如何哉自
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統而鮮能知
至大至重之義孝有歉德而仁未盡道者

多矣處常猶然其或以旁支入繼之君則能盡仁孝之道者蓋寡而得罪彝倫之教者比比有之豈不深可畏哉嗚呼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尊喪不二斬古之聖人非不知本生之恩重且大而制爲禮法使爲人後者爲之子旣曰爲之子則仁孝之道當專於所後而本生之恩反不得與之並立焉是以聖人秉義以殺本生之恩隆恩以完所後之義蓋易明致一孟戒二本權衡所定倫則炳然而況旁支之入繼

也受天命而踐寶位宗社之付託何如臣
民之仰戴何因乎其敢以私意有所反易
而不爲之致隆於所後哉恭惟 主上殿
下以王室至親之重膺 先王豫簡之命
入承大統天人響合夙夜克盡於恤宅憂
敬無慊於幹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莫非
出於至性而由乎中誠其於仁孝之道不
患其不致隆也上自 廟社之靈下及臣
民之心固已胥悅而交慶矣然而心難持
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古語云木腐而蟲

生孝衰於妻子今也 殿下之心如水未
波如鏡未塵所以仁愛之發藹然而無間
孝順之行純乎其罔間矣至於異時耳目
之蔽蒙雜陳愛憎之搖惑並進日久月深
事玩情狃不審 殿下之心於是乎能不
受變於外而卓然主善於中恒如今日乎
苟能如是萬受祉而百無憂矣如或不幸
而 聖慮淵衷一有遷化於彼則不惟所
以承 宗廟奉 長樂者動有違慢人或
有乘偏私之罅隙而以詭經破義之說慫

遜而迎合之馴致於殺其所當隆隆其所
當殺者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君
所以多得罪於彝敎而今日之所宜爲至
戒者也抑臣非敢導 殿下以薄於本生
也徒以爲當隆則有聖王之定法如此當
殺則有先儒之定論可師一隆一殺卽是
天理人倫之極致一違乎此而莫以分毫
私意參錯於其間然後爲仁爲孝可得以
議矣雖然孝爲百行之原一行有虧則孝
不得爲純孝矣仁爲萬善之長一善不備

則仁不得爲全仁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二曰杜讒間以親 兩宮臣聞父母之愛
其子爲慈子之善事親爲孝孝慈之道出
於天性而首於衆善其恩至深其倫至重
其情最切以至深之恩因至重之倫而行
最切之情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
有缺慈天亦虧其有甚者則至親化爲豺
狼而莫之恤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
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勢易阻而讒

間益衆也所以云情勢易阻者以宮殿之所御逐日之進見地近嚴而勢或阻事多端而情或鬱也所以云讒間益衆者以所宮之間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姦而懷私喜亂而樂禍不知孝慈之爲何物禮義之爲何事惟以所事爲之重一彼一此分勢角立爭多較少恩怨生於指顧利害卜於向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情狀萬端如鬼如蜮或激而致怒或誣而令懼一

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
不慈必矣蓋家法嚴正兩宮交驩則此輩
無所容其奸而不獲利必也交構互嫌主
昏倫悖而後得以騁其術售其譏而得大
利此小人女子之通患也雖然亦視其君
德之仁鄙御治之嚴縱如何而應之捷如
影響然則人君顧自治如何耳苟能自治
亦何患之有哉臣去年在都下流聞道路
卽位伊始此類之中有以潛邸舊恩不待
上命而敢進者遽蒙峻却而退一國之

人咸仰 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如此自是以來 聖德日聞仁孝罔間推此以往何陰而不伏何惡而敢肆乎雖然 殿下切不可恃此而忽於霜氷之戒也且夫以 殿下之孝誠極一國之奉養孝亦大矣然人子職分之所當爲者無窮無盡豈可謂吾之事親已足而無他虞哉又今日 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斯二者之際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臣伏覩前代之事上

有慈親下有賢嗣而爲賊官讒妾交鬪兩
間而不終厥孝者何可勝道哉況今宮闈
之間宿姦老蠱如前後朝論所深憂者猶
未盡去此恐不但如羸豕之躑躅而已伏
願　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
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
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
兩宮至情莫重於孝慈而吾輩讒間無以
得行於其間亦見其成孝慈者獲安生兩
隙者得罪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

道無闕又推此心用此誠以致孝敬於
恭懿殿罔不盡情竭力則道隆繼繼仁至
義盡而 三宮驩洽萬福畢臻矣詩曰哆
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臣聞帝王之學心
法之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以
天下相傳欲使之安天下也其爲付囑之
言宜莫急於政治而舜之於禹丁寧告戒

不過如此者豈不以學問成德爲治之大本也精一執中爲學之大法也以大法而立大本則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乎惟古之聖謨若此故雖以如臣之愚亦知聖學爲至治之本而僭有獻焉雖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敎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眞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諸儒迭興逮

朱氏而其說大明大學中庸之章句或問

是也今從事於此二書而爲眞知實踐之

學比如大明中天開眼可覩如周道當前

擧足可履所患世之人君能有志此學者

鮮矣其或有志而能有始有終者爲尤鮮

焉嗚呼此道之所以不傳治之所以不古

也而其亦有待而然乎恭惟　主上殿下

神聖之資出於天畀睿哲之學進於日新

儒臣講官無不聳服而讚歎也則　殿下

之於此學有其資有其志矣其於致知之

方力行之功亦可謂有其始矣然而愚臣
妄意恐不可執此而遽以爲能知能行也
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
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
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
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
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
愼辨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
四者之中愼思爲尤重思者何也求諸心
而有驗有得之[illegible]也能驗於心而明[illegible]

理欲善惡之幾義利是非之判無不研精
無少差謬則所謂危微之故精一之法可
以真知其如此而無疑矣今　殿下於四
者之功既以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
其發端而益致其積累之功其次第節目
依或問所示之詳敬以爲主而事事物物
莫不窮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沈潛
反覆玩索體認而極其至至於歲月之久
功力之深而一朝不覺其有洒然融釋豁
然貫通處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者眞是其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此之謂眞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强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目也而數者之中心意爲最關心爲天君而意其發也先誠其所發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以正其天君則百體從令而所踐無非實矣今 殿下於數者之功亦已踏其

始而舉其緖矣臣 請因其舉緖而益致其親切之功其規模宗旨遵二書所垂之教敬以爲主而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洒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眞之多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其實踐之效至此則道成德立而爲治之本於是乎

在取人之則果不外身自見羣賢彙征績用咸熙措世於隆平納民於仁壽有不難矣或曰帝王之學不與經生學子同此謂拘文義工綴緝之類云耳至如欲以爲本而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此乃妙心法而傳道學之要帝王之與恒人豈有異哉抑眞知與實踐如車兩輪闕一不可如人兩脚相待互進故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若躬行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是以二者之功合而言之相爲始

終分而言之則又各自有始終焉時乎
始固無終也無終則安用始而人主之學
率多有始而無終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
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卒
同歸於喪德而迷國者何哉莫危者人心
易陷於欲而難復乎理莫微者道心難開
於理而旋閉于欲故也今欲使易陷者退
聽而不得作難開者接續而無間斷以成
就於帝王相傳執中之學非精之一之之
功何以哉傳說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修罔覺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臣聞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歧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衰周以後道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於彛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堯舜三王明乎此而得其位故澤及於天下孔曾思孟明

乎此而不得位故敎傳於萬世後世人主惟不能因其敎而得其道以倡明於一世是以異端亂眞之說功利醜正之徒得以鼓惑馳驟陷溺人心其禍滔天而莫之救也中間有宋諸賢大闡斯道而俱不得見用於世其所以明彝敎正人心者亦不能收功於一時而止傳於萬世矣矧我東方僻在海隅箕範失傳歷世茫茫至于麗氏之末程朱之書始至而道學可明入于本朝 聖聖相承創業垂統其規摸典章大

抵皆斯道之發用也然而自肇國至于今
日將二百年于玆撫覽治效而揆以先王
之道猶未免有所歉然於 列聖之心者
無他焉亦曰道術不明而他歧之害人心
者多也方今 主上殿下以堯舜之資躬
帝王之學志遵古昔求治如渴蓋將以興
起斯文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誠爲我
東方千載一時朝野欣欣然莫不拭目而
相慶然於是乎若不明先王之道術定一
代之趨尚以表率而導迪之亦何能使一

國之人回積惑而舍多歧一變而從我於
大中至正之教乎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
正人心者爲　新政之獻焉雖則然矣而
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其
本末又有虛實之異歸焉本乎人君躬行
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教者
本也追蹤乎法制襲美乎文物革今師古
依倣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
後而緩也然得其道而君德成則本末皆
實而爲唐虞之治失其道而君德非則本

未皆虛而有叔季之禍固不可恃虛名而蘄聖治之成亦不可昧要法而求心得之妙也今 殿下誠能知虛名之不可恃求要法以明道學請必深納於臣前所論眞知實踐之說敬以始之敬以終之方其始也所知者或有黯晦而未瑩所行者或有矛盾而不合請愼勿因此而生厭沮之心當知聖賢必不我欺但我功力未至勉勉循循而不廢於中道如此積習之久純熟之餘自至於精義入神而目牛無全睟面

盎背而左右逢原此之謂躬行心得而道
明於己帝堯文王之克明德是也自此而
推之無適而非道親九族而平百姓由雎
麟以及鵲騶今豈異於堯文之時哉德化
薰蒸內外融徹朝敬讓而家孝悌士知學
而民知義人心其有不正道術其有不明
者乎荀子曰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君者
表也表正則影直豈不信哉雖然微臣之
私憂過計更於人心歧惑之說特有感焉
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爲甚而高麗

氏以至於亡國雖以我 朝之盛治猶未能絕其根柢往往投時而熾漫雖賴 先王旋覺其非而汎掃去之餘波遺燼尚有存者老莊之虛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術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錮鄉原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況名途宦路乘機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 主上嚮道之

心少不如初或見於好惡之偏或漏於己私之隙則凡此數等之人必有雜然並進魑魅魍魎舜術眩怵百端攻鑽一爲所中則便與之俱化於彼矣化於彼則變於此好在彼則惡在此黨乎彼則仇乎此自古人君始初清明其政可觀旣而爲姦邪所中異端所惑以敗功殄國如宋之哲徽寧理之爲者何可勝數伏願　殿下以古之失道爲今之明鑑執志如金石貫始終而毋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干勿論講

道與求治皆要常久而不已則不但待與
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羣邪雜
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安敢或進以
爲吾患哉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惟　聖明之留
意焉則幸甚

其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臣聞一國之體猶
一人之身也人之一身元首居上而統臨
腹心承中而幹任耳目旁達而衛喻然後

身得安焉人主者一國之元首也而大臣其腹心也臺諫其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實有國不易之常勢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腹心自塗其耳目固無元首獨成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阿諛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是其所得者非姦邪亂政之人則必兇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為濟欲之腹心臣

以此君爲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固人莫能間而一有鯁直之士觸犯其鋒則必加之竄謫誅戮爲虀爲粉而後已焉由是忠賢盡逐國內空虛而耳目之司皆爲當路之私人矣則所謂耳目者非元首之耳目也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而鼓勢煽焰以黨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戾稔禍以蓄成闇主之慝然後自以爲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鴆毒發於腹心腹心之蛇蠍起於耳目也此古今一轍前

者既覆後不知戒相尋而來已誠可痛也

今日　朝廷之事則異於是　聖智之德首出庶物而正位居體爲一國之元而其於腹心之地耳目之官亦皆選於衆而重其壽矣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上有聖主不患其無賢臣也臣愚伏願　聖上唯當顧諟天之明命恭己南面推誠腹心明目達聰建中于民建極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撓壞於其間則居輔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

陳謨論道經邦自任處諫諍之列者無不以面折廷爭補闕拾遺爲職三勢洞然聚精會神通爲一體者是而朝無善政國無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雖然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之心一怠於儆戒而流於佚樂則法度之壞不俟終日而賢之不終任邪之不克去亦理勢之必然也故雖以治平之朝其或不幸而一有此兆則大臣必有逢君之惡以圖

竊國柄者小臣必有寧媚於竈以規己
利者遂使前日之腹心今變爲寇讎前日
之耳目今變爲蔽蒙前日之一體今變爲
胡越而衰亂之形危亡之事不待他時而
立見於前矣臯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元首
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
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
邪徑之爲害無異於腹心耳目之地也至
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諫官爲耳目執政

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
元首尊故臣以爲不由邪徑而能相爲用
至善之道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臣聞董仲舒告武
帝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旨哉言乎誠
萬世人主之龜鑑而不可忽焉者也雖然
人主於此又當知天心之所以仁愛我者

何故而然又當知我所以奉承天心者何
道而可無不深思熟講而實體行之然後
庶可以享天心而盡君道矣臣請爲 殿
下言其故竊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
之間含生之類總總林林若動若植若洪
若纖皆天所閔覆而仁愛而況於吾民之
肖象而最靈爲天地之心者乎然天有是
心而不能以自施必就夫最靈之中而尤
眷其聖哲元良德協于神人者爲之君付
之司牧以行其仁愛之政既命之佑之而

寵綏四方矣猶恐其或怠而難生於所忽
也於是乎又有所謂災異警譴之加焉天
之於君所以反覆丁寧若是者無他既以
仁愛之責委重於此自當有仁愛之報惓
惓於此也誠使爲人君者知天之所以仁
愛我者如此其不徒然也則其必能知爲
君之難矣其必能知天命之不易矣其必
能知高高在上而日監于茲不容有毫髮
之可欺矣能如此則其在平日必有以秉
心飭躬克敬克誠以昭受上帝者無不盡

其道矣其遇災譴必有以省德修政克謹
克實以感格天意者益能盡其心矣夫然
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平安而無
禍敗可幾也惟其不知天心而不愼厥德
者一切反是故帝乃震怒而降之禍敗非
天之所得已也其亦可畏之甚也當今
主上殿下握寶御極一期于玆凡所以上
敬下恤修德行政之間未嘗聞有招拂于
人心獲戾于帝事者然而乾文屢變時孼
並作和氣不應雨麥全耗水災之慘振古

所無風雹蝗螟衆異畢見不知上天何所怒於　殿下而如此哉天道雖遠而實邇天威至嚴而難玩小臣愚昧不敢妄度而爲言竊以仲舒之言推之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深而威警
殿下之至也且今
殿下旣承天眷而作人牧則踐祚圖治之初宅憂思道之日乃端本正始之辰自貽哲命之時也若使之徒知有晏然之寵而不知有赫然之威則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如決河堤亦何所不至哉伏

既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驚懼之
天心之仁愛 殿下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不審 殿下將何修而可以當天意消禍
萌乎昔者孔光以爲天道不必憂安石以
爲天變不足畏皆誣謾姦罔之言固大得
罪於天矣董仲舒劉向之徒又以某災爲
某失之應亦太拘拘滯陋而其或有不相
應者則適啓人君不畏不憂之端亦非也
故臣愚以爲君之於天猶子之於親親心
有怒於子子之恐懼修省不問所怒與非

怒事事盡誠而致孝則親悅於誠孝而所
怒之事並與之渾化無痕矣不然只指定
一事而恐懼修省於此餘事依舊恣意則
不誠於致孝而僞爲之何以解親怒而得
親歡乎伏願 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
天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
山積不可以不凈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
戚屬幽陰之類納謁霧集不可以不過防
聽諫雖如轉圜之美有時乎以私而害[illegible]

在所當改樂善雖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
虛而强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
幸得而有功者解體赦宥毋數使爲惡者
獲免而爲善者受害尚節義厲廉恥以壯
名教之防衛者不可踈崇儉約禁奢侈以
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　祖宗之成憲
舊章積久而生弊者雖不可不稍變通然
或并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
大患縉紳之嫉正忌異伺釁而生事者固
不可不預鎮靜然或自乖於賢儔善類而

卒當作卒

互相排擊之必見反傷專倚於守舊循常
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
事之人則亦至於挑生亂階抑京外胥僕
狼噬納使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鎭浦帥將
虎呑軍卒而猶不厭食毒徧隣族饑荒已劇
而賑救無策恐羣盜之大起邊圉卒虛而
南北有釁慮小醜之猝入凡若此類臣不
能枚擧而悉數惟　殿下深知天所以仁
愛已者若是其非徒然也內以自反於身
心者一於敬而無作輟外以修行於政治

者一於誠而無假飾所處於天人之際者無所不用其極如前所云云則雖有水旱之災譴警之至猶可施恐懼修省之力而承天與仁愛之心如臣所論十六事者亦將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於治平矣如或不然不本於身而望治於世不恒其德而責報於天平時則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災則但舉文具而泛應則臣恐否泰相極治亂相乘數百年昇平之末國事之可憂將日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愛 殿下

者反爲　殿下之自棄也書曰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右六條所陳皆非有驚天動地震耀人耳
目之說然而實謹於彝教而本於性道宗
於聖賢而質於庸學稽之史傳而驗之時
事以爲言惟　殿下勿以爲卑近而不足
爲勿以爲迂闊而不必爲必先以首二條
爲本而尤勤勵不息於聖學之功毋欲速

毋自畫以極其至於此而果有所得則其他事固亦隨日隨事而益明益實理義之悅心眞是如芻豢吾人之性情眞可爲堯舜不離乎卑近淺小而實有高深遠大而無窮者存焉古人所謂探淵源而出治道貫本末而立大中者初不外此至於是而後方信小臣之言皆有所祖述非鑿空架虛以厚誣於　殿下也雖然臣之於此間既晩暮而病又沈痼不能力踐以實有諸已無以應　殿下之盛意故縮恧惶惑而

不敢來今旣不免爲此來則又不敢匿此說而代以他說也如蒙 殿下不以人廢言而有取於此則今玆公卿大夫皆誦習此說而從事此道者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 殿下好問而察邇樂取以爲善以日䄙緝熙之功誰敢不精白一心以助成 聖德者乎則臣雖抱病田間何異日近於耿光枯死巖穴亦與萬生同霑聖澤之流浹矣臣無任懇祈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